

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

第一分 漢代之佛教

第一章 佛教入華諸傳說

佛教入華，果在何時，傳說紛歧，實難確定。蓋佛教自魏晉以後，在中國文化思想上，雖大放異彩，而方其初來，中夏人士僅視爲異族之信仰，細微已甚，殊未能料瞿曇教化，後將光被神區，而爲之詳記也。漢明求法，見之於牟子理惑論，然上距永平之世，已過百年。其後乃轉相滋益，揣測附會，種種傳說，與時俱增。其原因蓋有三端。一者，後世佛法興隆，釋氏信徒以及博物好奇之士，自不免取舊卷中之異聞，影射附益。二者，諸佛威力，亦無邊際，應運垂迹，自不能限於天竺，而遺棄華夏。因之信佛者，乃不得不援引上古逸史，周秦寓言，俾證三五以來，已知有佛。參看弘明集宗炳明佛論。三者，化胡說出，佛道爭先。

信佛者乃大造僞書，自張其軍。如漢法本內傳，謂漢明之世釋老優劣，即已判明。周書異記，謂西周之世，佛陀應迹，即已震動中華。由此三端，佛教始入漢土諸傳說，遂少可信。然吾人治史，書卷闕載，原不宜強爲之解。而治佛教史，尤當致意於其變遷興衰之迹，入華年代之確定，因非首要問題矣。茲僅略敘入華諸傳說，而加以考定如左。

(一) 伯益知有佛 劉宋宗少文明佛論曰：

伯益述山海，天毒之國，假人而愛人。郭璞傳，古謂天毒即天竺，浮圖所興。假愛之義，亦如來大慈之訓矣。固亦既聞於三五之世也。

山海經爲禹益時書，劉歆王充顏之推雖傳其說，茲姑不論。但天毒假人愛人之語，見於海內經。而劉歆進山海經，初只十八篇，其海內經及大荒經皆進在外。世人早疑其僞。且海內經原文曰：

東海之內，北海之隅，有國名曰朝鮮，天毒，其人水居，假人愛人。

朝鮮天毒同謂在東海之內，北海之隅，其荒誕無稽，蓋亦可知也。

(二) 周世佛法已來 三國時謝承後漢書記佛以癸丑七月十五日寄生於淨住國摩耶夫人

腹中，至周莊王十年甲寅四月八日生。

見歲華記
歷卷三。

蓋以春秋是年，恆星不見，係應化之瑞相也。實則莊

王十年，歲非甲寅。而依今日考證，佛之出世，或更在此後。然佛陀生年，謝承之說或爲最早。迨其後釋
老因化胡之說，互爭先後，釋迦老子之生年，乃各愈推愈遠，而其瑞應益爲神奇。穆天子別傳，三寶記謂
齊法上引

之。漢法本內傳、周書異記，續高僧傳魏靈
謨最傳所引。均上推佛陀生於周昭王之世。唐法琳於武德五年上破邪論，

中引周書異記甚詳。其文略曰：

周昭王卽位二十四年甲寅，歲四月八日，江河泉池，忽然泛漲，井水並皆溢出。宮殿人舍，山川
大地，咸悉震動。其夜五色光氣入貫太微，徧於西方，盡作青紅色。周昭王問太史蘇由曰：是何
祥也。蘇由對曰：有大聖人生於西方，故現此瑞。……一千年外，聲教被及此土。昭王卽遣鑄石
記之，埋在南郊天祠前。……穆王卽位三十二年，見西方數有光氣，先聞蘇由所記，知西方有
聖人處世。……至穆王十三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，平旦暴風忽起，損人舍，傷折樹木，山川
大地，皆悉震動。午後天陰雲黑，西方有白虹十二道，南北通過，連夜不滅。穆王問太史扈多曰：
是何徵也。扈多對曰：西方有聖人滅度，衰相現耳。……

周書異記自係偽書。而至唐初，乃有所謂道宣律師感應記，中載天人陸玄暢來謁律師，言及秦穆公時獲一石佛。穆公因污像感疾，以問由余。由余謂周穆王時，有化人來，云是佛神。穆王爲築高臺作道場。穆公後燒香禮拜，造像立臺云云。此所謂穆王時有化人來，乃抄襲列子偽書之言，而秦穆由余與周穆王蘇由相對，其作偽之迹，蓋極顯然也。又按唐法琳上書駁傳奕有曰：

周世佛法久來，生盲人云，有佛祚短，良可悼矣。見廣弘明集十一。

我國反對釋教咸以其能短祚爲言。如佛果生於周初，而且已行於中國，則周祚八百歲，可以塞反對者之口。此雖不必爲僧人言佛生周初之唯一原因，而後來釋子之所以堅執此說，其故想在此也。

(三) 孔子與佛 列子載太宰嚭問孔子，孰爲聖人。

夫子動容有間曰，丘聞西方有聖者焉，不治而不亂，不言而自信，不化而自行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。

後世佛徒，常據此以謂孔子亦知有佛。弘明集後序，及廣弘明集卷一。列子一書，乃魏晉時人所偽造。而其孔子所稱之西方聖者，以至周穆王時之西極化人，亦或指西出關之老子。故六朝人士多不引列子以證孔子。

之尊佛。如元魏之世，道士 姜斌與曇謨最爭論，斌問孔子既是制法聖人，當時於佛迦無文記何耶？曇謨答言固未引及列子也。劉宋 宗炳答何承天書，稱周孔於佛所未常言。而牟子理惑論亦有堯舜周孔何以不修佛道之問，牟子答辨，固亦未援用列子一書也。

(四) 燕昭王 拾遺記載戰國時燕昭王卽位七年，「沐胥之國來朝，則申毒國之一名也。有道術人名尸羅，問其年云，百三十歲，荷錫持餅云，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，善術惑之術，於其指端出浮屠十層高三尺，」云云。按王子年拾遺記，文原多亡佚，經梁蕭綺搜檢殘遺，合爲一部。其所記燕昭王事，不悉是晉代原文，抑梁時改竄。但其所記，晉書已稱其事多詭怪。所謂沐胥之國，印度無此名稱。燕昭王時佛化未出天竺。所謂尸羅，荷錫持餅指出浮屠，隱射佛徒已來中國，誠屬荒唐不經。按史記世家謂燕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，封禪書則謂其信方士，水經注亦謂昭王禮賓廣延方士，此均由招賢事附會而來，因是而起種種詭怪不實之故事也。

(五) 古阿育王寺 弘明集，宗炳明佛論，謂佛圖澄言臨淄城中有阿育王寺遺址，猶有形像承露盤，在深林巨樹之下，石虎依言求之，皆如言得。又姚略叔父爲晉王，卽姚緒，見僧傳法和傳。於河東蒲坂古老

所謂古阿育王寺處鑿得佛遺骨於石函銀匣之中。因是宗炳論曰：「有佛事於秦晉地久矣哉！」阿育王者威力廣被於印土，宣傳佛法，至爲盡力。其後佛書中載阿育王神迹甚多。釋教入華，王之聲威，當與之俱至。開元錄載後漢支識譯有阿育王太子壞目因緣經一卷，西晉安法欽譯有阿育王傳五卷，晉宋之間，中夏此項傳說之記載，當亦不少。東晉釋曇翼以育王造像，布在四方，何其無感不能招致。乃專精懇惻，請求誠應。又釋慧達，本名劉薩阿，發願覓阿育王塔像，禮拜懺悔，自并州南遊建業，禮長干阿育王故舍利塔。又至鄧縣拜阿育王塔。東西覲禮，屢表徵驗。上見高僧傳。劉薩阿事亦見珠林卷十三及三十八，均多怪異不可信。可見尊崇阿育，至爲熱烈。而阿育立八萬四千塔於宇內之說，亦必風傳當世。故臨淄蒲坂地下所得，皆指爲阿育神迹。其他如吳孫皓於建業得育王金像。見珠林卷十三。晉隗陀勒知洛陽山中有古寺基墟。明弘集後序。因宗教之熱誠，經好事者之附會，此等故事在社會中流傳蔓延，固甚易。按魏晉佛塔，或原係中國式建築。見營造學社叢刊第四卷第一期劉敦楨撰艾克教授書。掘出基墟，認爲古塔，原無足怪。至若金像，秦始皇已有製作，地下枯骨，所在皆有，不必卽其所傳故事，盡屬虛構也。不過阿育造塔八萬四千，按諸史實，並無其事。而佛陀造像在育王時，印度尙無其事。說見下。則指爲古寺，必出於教徒迷信，其失實自不待多辨也。

(六)秦始皇與佛教 唐法琳上書駁傳奕，見廣弘明集卷十一。引釋道安朱士行等經錄目曰：

始皇之時，有外國沙門室利防等十八賢者，齋持佛經來化始皇。始皇弗從，乃囚防等。夜有金剛丈六人，破獄出之。始皇驚，稽首謝焉。

按此事南北朝前，無人道及。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卷一始載之。然未言其出於釋道安及朱士行經錄。按道安經錄如載此事，則僧祐慧皎等必有稱述。至如朱士行經錄，亦首見房錄，此前罕有所聞。費長房自言亦未見其書。三寶記燕雜凌亂，謂朱士行曾作錄，實不可信。其言出道安朱士行錄云云，乃爲佛徒偽造。至若室利防來華，梁任公則以爲可信，蓋謂始皇與阿育王同時，阿育派遣宣教師二百五十六人於各地，或有人至中國。見梁氏近著第一輯中卷第二頁但阿育王傳教雖遠及西北，而東北方面，則絕無文記。至謂阿育曾派人至緬甸傳教，則據今日所知，緬甸距此三百年後，乃有佛教。參看 V. A. Smith Booka. p. 44梁氏意似謂佛教在當時經緬甸由海道以傳入我國，則亦太遠於事實也。又史記始皇本紀三十三年有曰：

又使蒙恬渡河，取高闕，陶山，北假中，築亭障，以逐胡人，徙謫實之初縣。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。

按此文句讀頗多異說。一謂「禁不得祠」爲一句，（明星出西方另爲一事，）但語似不可通。二謂縣字與懸字通，而其句讀應爲「初縣禁：不得祠明星出西方。」但漢書匈奴傳引此文，謂徙謫實三十四縣，則初縣係初立之縣，而縣字非懸字也。

日人某謂「不得」爲「佛陀」之對音，所禁者乃佛祠也。似係藤田豐八之說，但余未見原書。按「不得」爲虛字，非實字，烏能指爲佛陀。錢穆先生曰：始皇蓋禁人民私祠出西方之明星。徐廣曰：皇甫謐云彗星見，今按謐說非也。漢書地理志：陳倉有上公明星祠。錢坫曰：「說文解字甘氏星經曰：太白金妻曰女嬃，居南斗，食厲，天下祭之曰明星。史記始皇本紀三十三年，禁不得祠明星。」又按詩大東毛傳：「日且出，謂明星爲啓明。日既入，謂明星爲長庚。」然則史言明星出西方，正指日既入之長庚言，其爲太白無疑。據天官書：太白金主兵事，故秦人禁民間私祀。段玉裁注說文，謂「天下祭之，蓋祀女嬃」，亦失之。由此言之，禁不得祠，實與佛教無關也。

又宋宗少文謂三五以來，佛法早已流行，但或散沒於史策，或絕滅於焚坑。見弘明集，明佛論。其後佛徒多用其說。即隋書經籍志亦曰：佛書久已流布，遭秦之世，所以湮滅，此均更荒誕無據，不可信也。

（七）東方朔 釋子又常謂東方朔言及劫火，已知佛法。按漢書朔傳贊，謂後世好事者，因取奇

言怪語，附著之朔。則在東方朔死後，已多恢奇不可信之故事。且高僧傳載此事曰：

又昔漢武穿昆明池，底得黑灰，問東方朔。朔曰：不知。可問西域胡人。後法蘭既至，衆人追以問之。蘭云：世界終盡，劫火洞燒，此灰是也。朔言有徵，信者甚衆。

然在劉宋時，宗少文乃言東方朔對漢武劫燒之說，是言劫燒者，非法蘭而爲朔。然據僧傳所言，朔並未識劫灰也。

(八) 張騫 魏書釋老志言漢武帝時佛法始通中國。並曰：

及開西域，遣張騫使大夏還，傳其旁有身毒國，一名天竺，始聞浮屠之教。

查史記大宛傳張博望雖言及身毒。然於浮圖，則史漢均未記其有所稱述。且後漢書西域傳曰：

至於佛道神化，興自身毒，而二漢方志，莫有稱焉。張騫但著地多暑濕，乘象而戰。

據此始聞浮屠之教云云，係魏收依通西域事而臆測之辭，並非述騫所言也。唐時廣弘明集引釋老志，而改竄此文曰：

及開西域，遣張騫使大夏，還云身毒天竺國有浮圖之教。

是以魏氏臆斷之詞，改爲張騫所說。所改雖微，然道宜引書，往往點竄原文，以證實其所信。名僧如此，則無聊僧人之作偽可知。而其所流傳之故事虛妄不實，蓋亦可知矣。

(九) 休屠王金人 世說文學篇注有曰：

漢武故事曰：「昆邪王殺休屠王，以其衆來降。得其金人之神，置之甘泉宮。金人皆長丈餘，其祭不用牛羊，唯燒香禮拜。」漢武帝使依其國俗事之，「此神全類於佛。豈當漢武之時，其經未

行於中土，而但神明事之耶。

漢武故事題班固撰。然與漢書絕不同，一覽可辨。郡齋讀書志，引唐張柬之書洞冥記云，漢武故事王儉造，所記多出入史漢，而更益之以妖妄之言。故此書或爲南北朝作品。其記帝禮金人，顯暗指佛教。故劉孝標謂其時經典未行而神明事之。魏書釋老志亦有云：

案漢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討匈奴，至皋蘭，過居延，斬首大獲，昆邪王殺休屠王，將其衆五萬來降，獲其金人，帝以爲大神，列於甘泉宮，金人率長丈餘，不祭祀，但燒香禮拜而已，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。

所謂金人爲大神，率長丈餘，但燒香禮拜云，均隱射金人之爲佛像。但史記漢書所載，均無此語。如史記匈奴列傳，僅曰：

其明年

元狩三年。

春，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，過焉支山千餘里，擊匈奴，得胡首虜騎

八千餘級，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。

又如衛將軍驃騎列傳，亦只曰：

轉戰六日，過焉支山千有餘里，合短兵，殺折蘭王，斬盧胡王，誅全甲，執渾邪王子，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，收休屠祭天金人。

魏書謂昆邪王殺休屠王來降，獲其金人。案史記漢書，獲金人在元狩三年春。及秋，昆邪王始來降。則魏收所記，已有錯誤。而列之甘泉宮，燒香禮拜，則全不見於史記漢書。又按匈奴俗祭天爲大事。史記匈奴列傳曰：

歲正月，諸長小會單于庭祠。五月大會龍城，祭其先天地鬼神。秋馬肥大會蹀林，課校人畜。
後漢書南匈奴傳曰：

匈奴俗歲有三龍祠，常以正月、五月、九月戊日祭天。（中略）因會諸部議國事。

據此則霍去病所獲之金人，並非佛像而爲祭天神主。史記謂匈奴單于嘗自稱天所立大單于，或天地所立，日月所生大單于。其稱號雖擬配中國之天子，但亦見其俗之敬天也。前漢書金日磾傳贊曰：「休屠作金人爲祭天主。」其後史漢諸家注解，多以休屠王金人爲祭天主之主。故裴駰集解引三國如淳曰：「祭天爲主。」集解又有曰：「駟案漢書音義三國孟康曰：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，秦奪其地，後徙之休屠王右地，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，祭天主也。」史記索隱引吳韋昭之言亦同。韋昭云：「作金人以爲祭天主。」是蓋皆以金人爲祭天之神主。然三國時張晏乃云：「佛徒祠金人也。」而後魏崔浩亦同此說。如史記索隱曰：「崔浩云：胡祭以金人爲主，今浮圖金人也。」孟說指孟康漢書音義。恐不然。案得浮圖金人後置之於甘泉也。」攷漢末魏初，竺融作佛像，以黃金塗之，必頗爲當時人所傳說。張晏之言，或因此而誤斷。崔浩則去漢已遠，其時佛法興隆，更易聯想及之，其言更不可據。日人羽溪了諦，在大正七年十日發刊之史林中，曾著文論及，謂當武帝時代，印度尙未有佛像之製作，休屠金人，決非佛像，此實爲最有力之證明。又案金日磾本休屠王太子，降漢後，因其國祭金人，故賜姓金。見漢書日

傳。如金人爲佛像，則日碑或奉釋教，史書不致全無記載。又甘泉山金人，似有二處，一在甘泉宮，揚子雲甘泉宮賦有曰：

金人仡仡，其承鍾虞兮，嵌巖巖其龍鱗。揚光耀之燎燭兮，垂景炎之所所。配帝居之縣圖兮，象太一之威神。

蓋秦漢宮殿取象天帝之居。故班孟堅西都賦曰：「其宮室也，體象乎天地，經緯乎陰陽，據坤靈之正位，倣太紫之圓方。」按天上紫微宮有十二藩，故宮中又常列金人十二，以取則之。西都賦又有曰「立金人於端闈。」李善注云，史記始皇鑄十二金人置宮中，又引三輔黃圖曰，秦營宮殿，端門四達，以則紫宮。觀子雲賦中所言，甘泉亦效法太一紫宮，且立金人，想亦數爲

十二，以象十二星宿也。仡仡者，孔安國尚書傳曰，壯勇之貌也。甘泉金人想頂戴鐘虞，故稱爲仡仡。又太平御覽禮儀部引漢舊儀，「漢法三歲一祭天子雲陽宮甘泉壇，」則甘泉更應象天帝之居。據此，金人乃象太一之威神，其非西方之佛也又審矣。又甘泉或亦另有匈奴祭天金人，與徑路祠在一地。考括地志，縣星衍輯本。謂漢甘泉宮在雍州雲陽縣西北八十里。一作八十一里。徑路神祠，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，本匈奴祭天處，秦奪其地，後徙休屠右地。而漢書地理志雲陽縣下注曰，有休屠金人

及徑路神祠三所。此休屠金人，無論爲霍驃騎所獲，或秦朝匈奴故址。然當與徑路神祠在一處，距縣九十里，與縣西北八十里之甘泉宮，當無關也。參看三宅博士紀念論文集，白鳥庫吉關於休屠故地一文。

綜上所言（甲）史記漢書並未言及武帝列休屠丈餘金人於甘泉，燒香禮拜。（乙）漢書金日磾傳贊，有立金人爲祭天主之言，其後注解多有從之者。（丙）漢武帝時，印度未有造佛像之事。（丁）金日磾乃休屠太子，無奉佛傳說。（戊）甘泉宮乃象紫微宮之十二星。而休屠金人與徑路祠則同另在一地。由此五證，釋老志所言之虛妄可知也。

（十）劉向敘列仙 世說文學篇注曰：

劉子政列仙傳曰，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，得仙者百四十六人。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。故撰得七十，可以多聞博識者退觀焉。如此則漢成哀之間，已有經矣。

據清王照圓校列仙傳有七十二人，上文「撰得七十」乃「撰得七十二」也，上文謂乃自列仙傳序略出。故劉宋宗炳明佛論有曰：

劉向列仙敘，七十四人在佛經。

此序又稱爲贊顏氏家訓書證篇有云，「列仙傳劉向所造，而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，蓋由後人所羈，非本文也。」南宋時志磐謂其所見之傳，猶有此語。但佛經已改爲仙經。詳佛祖統記卷三十四。而現在通行板本，則已無七十四人出於佛經或仙經之語。蓋此書曾歷經道士改竄也。

第二章 永平求法傳說之考證

永平求法之傳說 漢明帝永平年中，遣使往西域求法，是爲我國向所公認佛教入中國之始。

茲據南朝前之記載，先分疏其事蹟，再詳論此傳說之真僞。

依今日所知永平求法，最早見於牟子理惑論，載於弘明集。四十二章經序，祐錄六。及老子化胡經。弘明

明集笑道論第十四。此外石趙時王度奏疏，高僧傳佛圖澄傳。東晉袁宏後漢紀，卷十。劉宋宗炳明佛論，弘明集。范曄後漢書

卷百十八。南齊王琰冥祥記，珠林卷十三。蕭梁時僧祐出三藏記集，卷二。慧皎高僧傳，卷一。陶弘景真誥，卷九。北魏郗

道元水經穀水注，楊銜之洛陽伽藍記，卷四。魏書釋老志，以及元魏僧徒所偽造之漢法本內傳。見法苑珠林廣弘明

集及佛道論衡等續論衡廣引其文。其餘六朝人士言及之者，尙不乏人。

東漢末牟子作理惑論，凡三十七章。其第二十章，述漢地始聞佛道。茲錄其全文，並附以他書所載異說。

昔孝明皇帝，

按各項記載均不載年月。僅化胡經謂永平七年遣使，十八年還。法本內傳作三年感夢。而廣弘明集卷一所引之吳書，謂在十年，隋費長房三寶記作七年感夢，十年還漢。並引陶弘景帝

王年譜

隋志
著錄

稱十一年夢金人遣使。

夢見神人，身有日光，飛在殿前。

按四十二章經序，作身體有金色，項有日光。化胡經，長丈六尺，項有日光。袁宏，夢見金人長大，項有日月光。范曄，金人長大，項有光明。王瑛，形垂二丈，身黃金色，頂佩日光。慧皎，夜夢金人，飛空而至。酈道元，夢見大人，金色，頂佩白光。楊銜之，帝夢金人，長丈六，項背日月光明。釋老志，頂有白光，飛行殿庭。

欣然悅之。明日，博問羣臣，此爲何神。

按真誥略同。經序，有意中欣然甚悅之。餘均無此句。

有道人傳教曰。

按經序化胡經高僧傳釋老志均同。餘僅作「或曰。」